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四十二回 柴榮進位續東宮 太祖非罪縛金鑾

詩曰： 尚論古治慕淵源，德禮同風體自然。
刑措政勤邦有道，民和化淳俗無頑。
皆由甄拔多才俊，果賴旁求盡聖賢。
任是君王懷隱憾，一書豈可掩高彥。

話說陶龍聽了匡胤之言，要把妹子三春配與鄭恩為室，心有所嫌，未敢應允。及聞是柴王契友，日後自有王爵榮身，因又動了富貴之念，便往裏面去說。那鄭恩坐在席上，見匡胤做媒把三春與他，心中又羞又怕，不好明言，祇把眼兒望了匡胤亂丟，頭兒不住的搖，無非是個不要的意思。匡胤已會其意，走至跟前叫道：「三弟，你莫嫌三春貌醜，看他廣讀兵書，愛習武藝，有此丈夫襟懷，誠婦女之中所難遇也。今日賢弟與他聯姻，日後助益亦復不少。愚兄依理而行，決無遺害。」鄭恩聽說，不敢多言，祇得垂頭閉口而已。正是：

懼他年富力強，怎敢婦隨夫唱。

不說前廳之事，且說陶龍走進房中，三春見了，即忙迎接，坐定，便問：「哥哥進來又有何事？」陶龍道：「愚兄有一至緊之言，所以特來商議，不知賢妹可允許麼？」三春道：「哥哥有甚言語，即當告我，事固當行，小妹再無不從之理。」陶龍道：「愚兄想男大須婚，女大當嫁，古來大禮。自父母去世，祇有我們兄妹三個，一體同胞。愚兄每每與你尋其佳偶，皆非門當戶對之人，因此心下常懷不置。不期前廳趙公子說起，欲與你作伐。愚兄想此婚姻大事，終身所繫，不好專主，故來與賢妹相商。」三春道：「不知誰家之子？」陶龍道：「說起來，賢妹莫要煩惱，這相對的就是公子之友，名叫鄭恩，在瓜園會過，賢妹必知其人。」那陶三春命有王妃之福，該與鄭恩為妻，自然暗中挽合，湊聚機緣。他聽了此言，並不惱怒，說道：「趙公子要將鄭恩配我，哥哥看來可允不可允，必然先有主意。」陶龍道：「愚兄也曾說過，這門親不好相聯。怎奈趙公子甚多委婉，說鄭恩也是世之好漢，關西都已聞名。又與禪州柴千歲患難相交，日後柴王即位，鄭恩穩取封王，故此趙公子方纔開口與賢妹作伐。賢妹即宜酌量，當允當辭，決計定了，愚兄便去回復。」

三春聽罷，心中打量了一回，即便微微冷笑，說道：「哥哥，此事乃前定之緣，小妹也不好強得。但趙公子既要作伐，又是哥哥諒已心肯，小妹安敢執拗，自誤終身。但有一說，哥哥當與趙公子言定，他若依得，小妹自然也依。」陶龍忙問道：「賢妹有甚言語，待愚兄去說，看是如何。」三春道：「哥哥，你去對趙公子說，這親事允便允了，但我陶三春在家等待，祇以三年為期。這三年之內，鄭恩若有了王位，便來娶我。若無王位，叫他不必來娶，今日當面說過，務要言須應口，日後自無他說了。」

陶龍應諾出來，將三春之言，對匡胤說了。匡胤大加稱賞道：「好個有志的烈女，果然才高識透，他日福氣不可限量也。」遂向腰間將碧玉鴛鴦塊摘下一個來，遞與陶龍道：「這是我兄弟鄭恩的定禮，賢東權且收下。日後我兄弟若得身榮，便如今妹之約，當來迎娶不誤也。」陶龍致謝收訖。復整佳肴，重添美醞，賓主歡懷，飲至天晚而撤。匡胤起身辭謝。陶龍兄弟苦留不住，祇得叫人備了一匹馬，送與鄭恩坐騎。四位貴人慌忙下了廳，出了莊門，一齊上馬。陶龍道：「公子前途保重！此去諸位若得榮身，望公子勿忘今日之約，使小妹遺恨白頭也。」匡胤道：「賢東不必挂懷，此事各繫名節，在下既已為媒，豈有相負之理，就此奉別，勿致多勞。」說罷，兩下各各珍重而別。有詩為證：

偶因無事覓河漿，誤被饑涎起禍殃。

幸有天公施作合，一言能決百年良。

且說匡胤兄弟四人，策馬投東，走有二十餘里，到了營盤，下馬進帳，已是初更以外。匡胤與趙普同來相問，匡胤把前事數一數二的說了一遍。匡胤上前，拉住了鄭恩道：「恭喜哥哥，定下親事了，倘日後成親之夜，上床時，可仔細提防，嫂嫂拳頭利害，莫要再去領情。」張光遠道：「不妨，嫂嫂極是有涵養的，若見了哥哥這等美貌，又是這等溫柔，偎倚已是不及，怎肯再下毒手？」眾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說得鄭恩滿面羞慚，道：「多是二哥幹的歹事，樂子那有這樣心？」眾人說說笑笑，直到三更，方纔安歇。一齊晚景休提。次日，柴娘娘車駕起行，柴榮領軍簇擁在前，趙匡胤同了眾兄弟與韓素梅母子在後而行。

正是有話即長，無話便短。行了多日，看看離東京不遠，探馬報進朝中，早有文武官員出城迎接，跪在道旁，口稱：「娘娘，臣等特來接駕，願娘娘千歲。」柴后在車中口傳懿旨道：「卿等免禮平身。」文武官員謝恩已畢，起來站立兩邊。柴后的車駕進了城門，過了正陽門，來至五鳳門外，換了內侍推輦，祇有柴榮跟隨進宮。那司禮監在前引路，穿過分宮樓，至更衣殿，柴后方纔下輦。早見掌印太監前來叩見，手捧著八般服物，又有宮娥綠女，齊來伏侍，登時將官服與柴娘娘穿戴起來。但見：

五鳳珠冠嵌寶雲，尊榮元首正宮庭。

身穿日月龍鳳襖，腰繫山河社稷裙。

束帶玲瓏琢玉玦，宮鞋刺繡的珠明。

斬妃劍與昭陽印，象笏端持見至尊。

柴后換了宮裝，上輦進宮，舉眼看那宮中富貴，果是非凡。來至寢宮門首，下了輦，宮娥簇擁至內，見周主端坐龍床之上。柴娘娘正欲行朝見之禮，周主慌忙扶住，說道：「御妻，我與你素同甘苦，恩義相當，不必行此大禮。」柴后謝了恩，同坐御榻。柴榮過來朝見請安，周主賜坐於側。夫妻二人共訴別後之情。柴后道：「妾在禪州，屢聞捷音，及知陛下御極，私心不勝之喜，不意偶染小疾，幸得姪兒晝夜辛勤，侍奉湯藥，纔得安寧。」周主聽言，大加慰勞。柴榮謝不敢當。周主又謂柴后道：「御妻，朕想你我年已老耄，膝下無嗣，細觀令姪儀容出表，器度安舒，他日堪寄大任，朕意欲認為己子，不知御妻以為何如？」柴后道：「陛下聖見，與妾暗合，誠社稷生民之福也。」遂將此意與柴榮說知。柴榮辭道：「臣兒無德無能，安敢當此重任。」柴后道：「你不必推辭，聖意已決，過來拜謝了。」柴榮不敢違旨，即便朝上拜謝，認了父母。周主心中大喜，傳旨設宴宮中，夫妻父子共飲同歡。酒至數巡，柴榮離席奏道：「臣兒有一事啟奏父皇。」周主道：「我兒有何事情？」柴榮道：「臣兒有一故友，名叫趙匡胤，此人有文武全才，變通謀略，乃國家柱石之器。望父皇選來重用，則皇基可固，四方寧靖矣。」周主道：「王兒所奏，諒此人定自賢能。俟朕明日臨朝，將趙匡胤宣來，封他官職。」柴榮謝恩，入席歡飲，至親三口，論古談今，直至三更，方纔安寢。正是：

一宮聚樂情無已，萬國歡騰戴有周。

卻說匡胤等數人，至次早起來，張光遠羅彥威等各回家，匡胤亦至家中省視，惟鄭恩趙普住在柴榮王府之內。那匡胤來到家中，見了父母，就哭拜道：「不孝匡胤惹下大禍，逃災躲難，流落他方，以致拋棄膝下，久違定省。今日遇赦回家，望父母大人恕兒不孝之罪。」那趙弘殷因匡胤惹禍逃難，漢主追捕甚急，因此報明其故，罷職回家，合家性命幾乎不免，幸而換了新朝，一切前罪俱在不問，所以罷閑在家，倒也安樂，今日見匡胤回來，未免想起前情，心懷怒氣，罵道：「好逆子，我祇道你死在外邊，怎麼還有你這畜生性命回來！」當下杜夫人在旁相勸道：「老爺不必動怒，諒孩兒自今以後，改過自新。」又謂匡胤道：「我兒，你一向在那裏安身，使做娘的終日倚門而望，心常憂慮，茶飯不沾。今日幸得回家，骨肉相敘。你可把在外之事，細細說與我知道。」匡胤跪下對道：「孩兒自從殺了御樂，逃往關西，欲投母舅任上存身。於路遇了柴榮，即今新王之姪，與孩兒結為兄弟，因而相隨柴娘娘車駕進京，來見父母。」杜夫人道：「我兒，你既到關西，可曾尋見母舅麼？」匡胤道：「母親，不料大母舅在任身亡，於千家店遇了外婆並二舅舅……」遂將前事細細說了一遍。杜夫人聽了大喜。趙弘殷叫道：「我兒，如今新君在位，我已不願為官，

罷閑在家，你遇赦回還，從今不可任心生事，再蹈前非。當與兄弟安住在家，讀書習藝，免了吾驚恐之心。」匡胤道：「謹遵嚴命。」當日無事。不提。

先說那軍師王朴，當時辭官避位，衣錦還鄉，侍奉慈親，篤於敬養。不期親壽過高，寢疾而逝。王朴哀毀不勝，凡衣衾棺槨，極盡其禮。殯葬已畢，守制在家。周主聞知其信，欽差官員，齎奉御饌祭奠，制額褒贈，甚相榮寵，又下詔書，欽召進京，以匡朝政。王朴本不奉詔，因其偶觀星象，知得真主有難，趁此機會進京，以便從中解救，所以同了差官，來到京中，朝見天子，周主得見大悅，御手相扶，金墩賜坐，王朴謝恩坐下。周主道：「朕自不見先生，如失左右手，思念不置，今日得見，朕願足矣。」即加封樞密使兼中書令。王朴謝恩，奏道：「皇上乃英明之主，治道得宜，天下已具太平之象，而猶眷念於臣，臣以庸材得蒙殊遇，雖肝腦塗地，不足以報涓埃之萬一，而又加以重爵，恩寵倍隆。臣今老母已終，無復顧慮，當盡愚衷，以效忠於陛下也。」周主龍情大喜，傳旨設宴，管待王朴。是日，君臣同飲，盡歡而散。正是：

最喜君臣如魚水，果然敬愛似滋膠。

次日，周主駕坐早朝，受文武百官朝見已畢，傳旨宣晉王上殿。柴榮來至駕前，嵩呼俯伏。周主道：「王兒，昨日所舉之趙匡胤，與朕宣來，朕當試其抱負，量才擢用，然後受職。」柴榮領旨，即著宣召官前往趙府，召趙匡胤進朝見駕。匡胤見召，隨差官即至金階，三呼朝見，俯伏塵埃。周主留神注目，往下一看，認得是禪州城上放箭之人，登時睜翻龍目，咬碎銀牙，指定了匡胤罵道：「好紅面賊！朕與你何讎，你敢箭傷朕左目，祇道今生難報此讎，誰知你自來投網。傳旨駕前官，與朕將紅面賊綁了，還要查他家口，一同候旨取斬。」當殿官奉旨，不敢停留，走下殿來。唬得匡胤魂不附體，正不知禍從何來，一時無措，正如：

就地擁出金錢豹，從天降下大鵬雕。

當殿官至丹墀，將趙匡胤登時綁了，推出朝門候旨。

柴榮見周主發怒，將匡胤綁了要斬，不知何故，心甚著忙，在龍案前雙膝跪下，口稱：「父王，為何見了匡胤，龍心不悅，將他綁了，又要拿他家屬，不知他所犯何罪，觸怒聖心。」周主道：「王兒有所未知，朕前日在宮無事，偶爾假寐片時，夢遊禪州，忽見這紅面賊在城上暗發一箭，將朕左目射傷，至今還痛，時時流血。今日得遇，定當斬首，以正其罪。」柴榮道：「父王，此乃夢寐之事，豈可認真？況趙匡胤乃文武之材，有忠義之志，用之有益於國家，故臣兒冒昧薦舉。今父王若以夢中之人與他彷彿，一旦加以非刑，則趙匡胤無罪而受死，恐於心未必能甘。還望父王諒之。」周主道：「朕見這賊站在城上，明明白白將朕射傷，銜恨已久，今日豈肯釋怨於彼耶？」柴榮道：「父王雖當盛怒之下，必欲置趙匡胤於死地，彼亦受死不辭。然臣兒恐有礙於賢路，使天下英雄聞風自危，不敢前來求取功名，那時投往別邦，資助敵國，天下動搖，何以禦之，望父王以社稷為重，釋夢寐之虛怨，恕匡胤而用之，將見天下之士，皆來效能於國，匡助父王矣。」周主道：「王兒，你說夢寐中所見乃虛渺之事，你曾見朕目現在受傷，難道也是虛渺之事麼，汝若奏別事可聽，此事決不可聽，朕意已決，不必再言。當駕官速去將他家口查問明白，覆旨定奪。」

柴榮見周主不聽，心甚著急，又連連磕頭，口稱：「父王，趙匡胤決不可斬。禪州離京有二千餘里之遙，父王憑此夢寐之事，屈斬無罪之人，人豈肯信耶？今日若斬匡胤，怕的冷了天下豪傑之心，倘別國勾動干戈，非同小可。況父王新登寶位，四海未平，外鎮諸侯，亦觀望不臣，畜心謀反。更有南唐李景，不奉正朔。塞北契丹，連次侵犯。且晉陽劉崇，僭號稱尊，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，聲言要與漢主報讎，不時騷擾。似此兵連禍結，覬覦神京，父王駕下又無良將，正宜搜羅賢傑，以備禦寇之用，今趙匡胤博覽兵書，精通韜略，有斬將奪旗之勇，運籌決勝之謀，求之當世，恐無其二，父王豈可因虛浮之事，而必欲斬他！況臣兒聞齊桓公忘射鉤之恥，親釋管仲於堂阜，用之為相，卒興齊國，雍齒數窘辱漢帝，後仍賜爵，以致賢才廣進於朝。彼實有其罪，尚能釋怨，以為國家，父王何以獨不忘情於匡胤乎，望父王開天地之恩，即使匡胤實有其罪，但以社稷為重，而矜赦之，則彼必盡心報國，戮力皇家，亦如管仲之功矣。」柴榮如此百般苦奏，周主祇是不聽，反而面顏微怒，心下甚嗔，道：「朕與汝有父子之情，那紅面賊暗箭傷朕，汝該與父報讎，方見為子之道，因甚反與他求救，煩舌多言，專心向外，汝何意耶？」柴榮復奏道：「臣兒豈有外向之心？惟見趙匡胤乃是當今英傑，舉世無雙，欲望父王留下，扶助江山，保安社稷。故此不避嫌疑，懇求父王赦免，責其報效。望父王赦了罷。」周主道：「王兒不必苦奏。朕朝中良將不少，強兵甚多，何懼四方寇亂乎？即無紅臉賊，朕豈不能為君而撫有天下乎！」

柴榮見周主總不肯赦，急得心慌意亂，無策可展。正在難為之際，祇見班中閃出一位大臣，俯伏階前，口稱：「陛下，臣有愚言，望乞天聽。」周主舉眼看時，原來是王朴，便道：「先生，不知所奏何事？」王朴奏道：「臣奏趙匡胤所犯，果係陛下夢中之事，未便明言。陛下盛怒之下，將趙匡胤斬首，恐汴梁百姓驚疑，不知趙匡胤所犯何罪，即行殺戮，即趙匡胤自己，亦不知何罪而取滅亡。臣愚以暗昧之事，豈可遽加其刑？不如陛下且準殿下之奏，將趙匡胤與殿下，問他明白，錄其口供，曉諭軍民，方知趙匡胤暗中行刺，箭傷陛下，以正其罪，使趙匡胤死而不怨。此乃服人心而盡國法，至當之道也，願陛下允焉。」周王聽了此奏，低首沉吟，以決可否。有分教——反覆諫諍，暫息胸中之暗忿。斡旋匡救，轉疑肘後之不臣。正是：

雖驚真命遭無妄，自有高賢指隱機。

畢竟周主聽奏允否，且看下回自知。